

取暖变奏曲

曹雪柏

十九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叫咸宜关的村子任教。这里山大沟深,一跨入十月的门槛,便寒气逼人。老校长在工作例会上安排了学生冬季取暖等事宜,要求每班盘一个泥炉子。就是用那种砖头垒砌、黄泥抹缝的泥炉子,二尺见方、一米高,一般都是砌在讲台旁边。

这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我上学时,村小的教室也有这样的泥炉子。正当我发愁之际,班上的一位小同学说:“老师,不用愁,我会盘泥炉子。”

小同学四岁时父亲意外受伤,母亲改嫁,他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小小的年纪,割柴禾,放牛喂牛,农活样样在行。

和泥、砌砖,我当小工,小工当大工。他干活很在行,脱去外套,挽起袖子,两手泥巴,一会儿搬砖,一会儿和泥,动作娴熟,满脸汗珠,脚上露出大拇指的黄胶鞋,溅满了泥点。半晌时间,终于盘出了一个土气十足的泥炉子。这种炉子结构简单,只有炉膛和炉罩,没有烟筒。

大山的早晨格外冷,每天清晨,我都会赶在学生到校之前,早早地把泥炉子的火生着。每当生火,教室里乌烟瘴气、烟雾缭绕,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孩子们就这样“沐浴”在烟火当中接受书香熏陶。

天刚蒙蒙亮,孩子们陆续到校了。大山的孩子朴实厚道,来时总不会忘记书包里装几个洋芋。一节课下来,炉子里的洋芋散发着诱人香味,弥漫在教室各个角落。一下课,孩子们围着泥炉子有说有笑,享受着这温暖时刻,分享着烤洋芋、烤馍片……甚至有人还拿来

玉米,崩爆米花。

大山的冬天好似很漫长。一个泥坯砌成的泥炉子,温暖了整个冬天,忽闪着点点的火苗,散发着淡淡的热量,也点燃了乡村教育的希望。时光荏苒,就是在这简陋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届学生,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那一年,是核桃压折枝的季节,我调离了那所乡村小学。告别之际,我送了小同学一双双星牌运动鞋,小同学感激不尽,激动得话说不出口……

如今,我已是有着26年教龄的老手了,已过不惑之年。我所在学校是一所县城小学,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每个教室都安装有空调,窗外寒风瑟瑟,室内却暖意融融。孩子们穿着时尚的校服、温暖的棉鞋,坐在宽敞明亮、墙面洁白如雪的教室里享用着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学习,读书,唱歌,享受着“两免一补”带来的恩惠。我轻点鼠标,操纵着电子白板,引领着孩子们在知识海洋里遨游,幸福无比。

每当冬季来临,教室空调、家里暖气开放时,我就触景生情,想起乡村教书的日子,想起了乡村教室泥炉子的火光,想起小同学冬天那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那泥炉子旁一张张憨厚的面孔,还有那烤洋芋的清香……

泥炉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空调、暖气已步入寻常百姓家。祖国的发展,社会在变,城市在变,校园在变,教室也在变。相信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越来越美好,会有更多可喜可待的变化!



心香一瓣

冬日韵味

刘代领

一年四季各自韵味不同,而我对冬天的韵味情有独钟,因为它蕴藉、悠长、沉静、从容。

一品冬天的寒风吧。寒风是一支画笔,在夜里给玻璃窗涂满了画作,从霜花中可以看出山川、树木、建筑的姿态,看出花朵、鸟儿、动物的情态,看出形神不同的人的表情。寒风真乃一支妙笔!寒风吹彻,天气寒冷,可是我们不应该讨厌寒冷,“冬不冷,夏不热,五谷不结”。细细想来,人生中的沮丧、疼痛、泪水、失败何尝不是生命中的“寒冷”?换个角度看,这些“寒冷”何尝不给我们以勇气、力量、坚韧和希望的“温暖”?

瞧瞧冬天的树木吧。冬天的树大都落光了叶子,没有了春天里的绿意,夏天里的葱茏,秋天里的金黄,了无生机,就像是死了。一任寒风吹,霜雪欺,一棵棵树站立着,展

现出凛然不屈的风骨,令人肃然起敬。一旦春天来了,一棵棵树又抽枝长叶,一派生机盎然,叫人欣喜不已。想想看,真是再冷的温度也冻不死树的根,根是树的魂魄,根是树的吉祥。只要根在,生命力就在;只要根在,便可以笑傲寒冬,等待春季轮回。

读读冬天的河流吧。冬天,寒凝大地,河流疲惫了,如一位老人脚步缓慢了,若有所思,也许在回忆逝去的岁月,思索走过的路途。人生犹如河流,冰封何所惧,春来涌春潮。“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诚哉斯言!不活到一定境界,怎能有如此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领悟?冬天的河流是写在大地上的一首首深沉的诗,值得好好品读。

晒晒冬天的暖阳吧。暖阳是冬天里的一抹明媚、一道风景、一泓温情。“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无论多么寒冷的冬天,只要有阳光照耀,人的身就会热乎乎,心就暖洋洋,心情自然也就美好了许多。冬有暖阳不觉寒。寒冬里,一些温暖的话语、温情的鼓励、贴心的关爱何尝不似冬日暖阳入心扉,动人心弦?晒晒暖阳吧,不负美好的时光,也会让心境静寂和清澈。

雪花翩跹,一定有一些雪花会飘落进人的生命里,令人感慨不已;田野苍茫,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在泅渡寒冬,只为抵达春天,焕发生机,使人赞叹不已;鸟雀啾啾,聆听吧,会听出或欢乐,或寂寞,或苍凉的心灵呢喃……沉浸在冬天的韵味里,我砥砺心灵,洗净灵魂。

打枣

韩晶

能。打枣的打枣,捡枣的捡枣,运送的运送,忙得不亦乐乎。我哥个子高,又年富力强,自然冲在了前面。我们几个女同胞也不甘示弱,啥活都抢着干。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打枣蛮有诗意的,竹竿一挥,红果落地,成就感满满。但是,竹竿毕竟是沉重之物,我抡了几下后,就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手臂开始酸起来,腰也困了。此刻,偶然的一瞥,让我顿时泪目,并让我重新鼓起勇气,接着继续干。我发现两位老人,也就是老贾的妈妈、爸爸,弓着身子,艰难地捡拾着被打落的枣子。两位耄耋老人,一个蹲不下来,只能坐着一个小板凳来回移动;一个腿上绑着厚厚的包着不同颜色布头的所谓护膝,跪在地上,来回挪动……

望着跪在地上的身影,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姊妹几人和姥姥一起在热得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棒的情景。当时,我哭着给姥姥看那被玉米叶子划得伤痕累累的手臂、脖子、脸蛋,姥姥慈爱地抚去我脸上的汗水、泪水。她说:“看我娃可怜的,没事没事,劳动就是这样的,抗一下就过去了,一颗粮食一



滴汗啊……”

如今,回到西安都一个多月了,陕北打枣的情景和那两位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庞,还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依然挥之不去。

“下饺子,吃吗?”

母亲手掀门帘,满面含笑地问我。从我苍老的面容上,我分明看出她胆怯的笑意中似乎难掩几分疲倦与隐忍。

“随便。”

我的头几乎抬都没抬地给予答复——语气之生硬,态度之冷漠,好似对面对面站着的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的仇人。因为母亲的晚归,使得我饥肠辘辘而不得心应手,所以故意给她气受。

岂不知,我这样可恶的“欺负”自己的至亲,最终伤害的还是我自己。

回想去年,我骨瘦如柴的双腿开始大面积溃烂,已到了截肢的地步。辗转数家医院,都因病情特殊,不能医治而被无情地挡在了门外。120拉我回家的路上,母亲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外,一路上显得那样平静、自然,没有半点怨言。与那个在医院门外,见人就低声下气哀求作揖的她简直判若两人。母亲说:“天无绝人之路,医院不收,咱自己想办法——找‘偏方’!”我心想,难道是母亲被折腾糊涂了?“乱用偏方和土方,身体钱财易耗光”的道理她岂能不懂?我扭头苦笑,这又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后的自我安慰呢?

母亲所谓的“偏方”,只不过是庸人过度神化的产物——他们个个成竹在胸,声称继承了祖传秘方绝技,专治各种医院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只是那手心下的一瓶黑咕隆咚的黏稠药膏,贵得离奇,着实让人咋舌、心疼。

母亲却始终坚信不疑!为了能更好地、长期有效地请人上门为我医治,也为了偿还日积月累欠下的债,在母亲三番五次地苦苦哀求下,我终于妥协了——母亲“如愿”地做起了环卫工作。我知道,这艰难的决定背后,有她的辛酸和泪水,也是为了能让我生活得更好的祈愿……

然而,母亲每日起早贪黑地操劳与坚持,寄托于希望的“偏方”,却并不尽如人意,只是起到局部的缓解作用,而并不像他们所吹嘘的那样,有药到病除之特效。相反,母亲的早出晚归,不仅严重搅乱了我原本正常的生活规律,还常使我食不果腹,而对人大发雷霆。更重要的是,沉重的负债已成了我的心理负担,无时无刻不让我忧虑、崩溃。

为了我,母亲妥协了——迫不得已,她辞去了艰苦而繁重的环卫工作,选择了一心一意地陪伴与照顾。同样,心灰意冷的她,也终于不再固执地坚持与相信能够创造奇迹的“伪科学”了。

深夜,面对黑暗,我反问我:于我,母亲爱的妥协与爱的陪伴,不正是治疗我腿疾最好的“偏方”吗?

寸草春晖

来瓶罐头

李淑俐

人到中年,有关罐头的味觉记忆,仍然荡漾在舌尖。物资匮乏年代,买瓶罐头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奢望。

记忆中第一次吃罐头是在一个冬天。那时我家开着一个小卖铺,一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箱商品回来,我帮忙从自行车上搬下来,一看箱子上写着“蜜桃罐头”,不禁眼睛一亮。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取出一瓶,拿小刀在瓶盖边缘上轻轻一撬,拧开了瓶盖。瞬间,一股桃子味扑鼻而来,我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父母象征性地拿勺子舀了点汁尝了尝,就把罐头递给了我。那个冬天配上这样一瓶罐头,感觉桃子都有了灵魂,入口柔滑、汤汁如蜜,进肚清凉,有种说不出的舒坦,幸福感倍增。吃完的我仍意犹未尽,于是把瓶子倒举起来,仰着头张大嘴,等着那最后的桃子滴入口中。

有了吃罐头的经历,我也似乎和罐头结了缘。一次,我感冒严重,久拖不愈,吃什么味同嚼蜡,焦急的母亲不知在哪听闻食用山楂能缓解,但彼时并非山楂成熟之季,上哪去找呢?母亲突然想起了家中小卖铺陈列的山楂罐头,立刻取来一瓶给我吃下。谁知第二天,感冒竟奇迹般痊愈了。从此,罐头成了我家的灵丹妙药,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吃上瓶罐头,症状消除大半。在那个贫穷年代,罐头就是对生病最好的慰藉。罐头中各种水果我几乎都喜欢吃,那份独特的甜,也许就是幸福的滋味。

肉类罐头中,我喜欢吃带鱼的,揭开瓶盖带鱼香味浓郁,飘香四溢,吃到嘴里鱼刺酥软,唇齿留香,和米饭搭配,堪称灵魂伴侣。红烧肉、午餐肉之类和各种海鲜罐头里,最不能小觑的是螃蟹罐头。虽然大多数北方人不能接受,但对于邻居陈老头这个浙江人来说,几乎天天要我家小卖部买一瓶,也许那时,关于“吃”,北方人是真的不懂南方人。

蘑菇罐头也是我爱吃的一种,年节时,父亲总要开一罐蘑菇罐头和猪肉搭配炒盘菜,端上餐桌立马衬托出整个餐桌的丰盛。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曾经被视为珍馐的罐头已被各种新鲜的水果和美食取代。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也不再受青睐,但它总是和那代人简单而朴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偶尔有时我还会买瓶罐头,用勺子舀着汤汁慢慢品尝、慢慢回味,寻找心中那份独有的记忆。

世相物语

病房杂记

王化文

病房这个地方,大概没几个人会高高兴兴地去住。凡住进去的,都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毛病。如同进了修理厂的汽车一样,都是需要修理或者更换一些部件的。

年龄大了,身上器官都老化了。它们辛苦为我服务快八十年了,这个受伤了,那个功能减弱了。这是提醒我该进修理厂了——便被送进了医院,被编了号、定了床,住进了病房。

病房里四个人,来自城南城东,还有一个来自油田。我进去时城南的出院了,油田的是个老头,便秘,住了十多天,觉得好转不大。医生要求做肠镜,他有些害怕不敢做,和家人商量,儿女都劝他下决心做了,但他死活不肯,所以出院了。出院前一夜,老头激动得睡不着,不断收拾行李。弄了不少塑料袋——装药、装衣、装洗漱用品,装零七碎八的东西。第二天还要做理疗,下午四点以后才走,他却把儿子早早叫来了,又进不了病房,让儿子在大厅白白等了六七个小时。

老头是16床,刚走,接班的又来了。新的16床是一位厂矿子弟校教师,因痛风病提前退休了,这次住进来是痛风引起了脚脖子疼。此病友乐观开朗,但听力有点问题,

说话声大、手机声大,后来在大家建议下用上了耳机。他睡觉睡得实,护士给他打针也叫不醒他,把护士气得都笑了。晚上睡觉说梦话声大时,每天都想着法子偷跑出去到大街上溜一圈,顺便改善一下伙食。

我临床的是一个低龄老头,六十岁刚过,人很精干。他因眩晕住过一次院,回去后胃不舒服,又二次住进来了。他是一名复转军人,在部队上养成了良好生活习惯,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因有前次住院经历,他对医生护士比较了解,给自己选了一个合适的医生。经过吃药、打针、针灸、理疗,病情稍有好转便出院了。

后来这个床上来了位患老年综合症的退休老工人。退休老工人好像生活自理能力不强,一切都由他老婆安排,她对老伴像对孩子一样操心照料。吃的用的穿的,吃药检查,老婆全程安排。她家离医院近,每天给老头三餐送饭。但她是个话唠,每到病房就喋喋不休地说东道西——进门张嘴,出门闭嘴,几十分钟说个不停。不过还好,她每次离开时都会说句:“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之类的客气话。病友中有人说,老婆对老头全程管护,照顾周到,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有的说老头活得没有了自我,既不自

主,又不自由。纯属闲编而已,均为一己之见,别人家的事情,人家感到幸福就好。

我临出院前一天,进来一位脑梗患者,说他整夜睡不着觉,但当护士把针挂上后,他却睡着了。点滴完了他也不知道,还是病友帮他按铃叫来护士。医生让他晚上十点后不吃不喝,为抽血检查准备,结果他忘了。第二天天刚亮,护士来抽血,一问他,喝了水,说这血不能抽了,明天再抽。护士给他量完血压,一看高压200多,赶紧让他躺下休息。他却说自己没啥异常感觉。他确实是一夜没怎么睡觉——不停出去进来向楼道跑,血压高可能与没睡好有关。

躺在病床上的病友们慢慢地熟悉了,一边挂吊瓶一边侃大山——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国内国外,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各地风俗,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没啥说了,便抬头盯着吊瓶,数下滴的点滴——你的快我的慢,像比赛一样还要争个高下。有病友的点滴完了,看到的便按铃叫护士。病房里呈现的是热闹、和谐和友好的情景,有一种温暖如家的感觉。

疫情期间,医院管得严,不让出楼层,人们便在楼道走走健身。走上几圈人就熟了,互相问病情、谈感受、评医护、漏闲话、传八

卦。有些陪床的比较闲,成了“新闻人”,到处传说几床是老革命,几床儿女双双却请护士护理等等,五花八门,奇闻趣事,说得热热闹闹,兴奋激动。说完各回各病房,伺候病人喝药泡脚。有陪床的晚上没睡,白天就搞侦探,探得那个病房有空床,晚上便偷偷去那里睡觉。

医生护士,一个个忙忙碌碌,查房、诊病、发药、打针,从这个病房到那个病房,谈病情、问疗效、答疑惑。主任医生带上主治医生和实习生,既诊病问疾,又兼顾教学示范,显示出一种仪式感。病人都喜欢态度好的医护,和他们交谈如沐春风,病痛都好象不治而愈了。曾经有人说,大夫对患者的微笑是最美的微笑,微笑着的大夫是最好的大夫。

病房就是这样,你出去了,他进来了,出去的有的病治好了,高高兴兴,有的疗效不明显,带着些许遗憾,有的病情不减,反而加重,走时带着不满。进来的都满怀希望,希望遇到好医生,得到有效治疗。可天下哪有包治百病的医生,哪有一下便诊治见效的疗法?他们出去的时候,也会有高高兴兴的,有些许遗憾的,有心怀不满的。如此如此,循环不息。